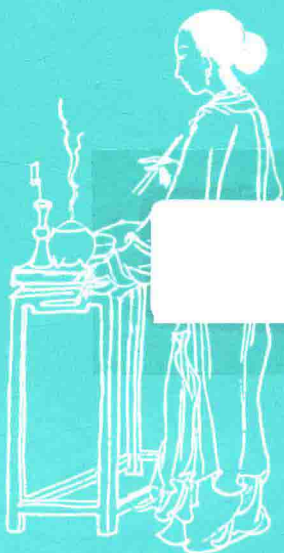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普及文库

孽海花

【清】曾朴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普及文库

孽海花

【清】曾朴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孽海花 / (清) 曾朴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29-5130-7

I. ①孽… II. ①曾…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050 号

孽海花

(清) 曾朴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130-7
定 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1
第 二 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3
第 三 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9
第 四 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	16
第 五 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	21
第 六 回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	30
第 七 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	38
第 八 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	44
第 九 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	51
第 十 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	57
第 十 一 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鞅文 ·····	62
第 十 二 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	68
第 十 三 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	75
第 十 四 回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	82
第 十 五 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	89
第 十 六 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	96
第 十 七 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齋·····	104
第 十 八 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111
第 十 九 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 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觞名士寿 ·····	118
第 二 十 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125
第 二 十 一 回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133
第 二 十 二 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	141
第 二 十 三 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	148
第 二 十 四 回	愤舆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战·····	156
第 二 十 五 回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	163
第 二 十 六 回	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 天家脱輻被底卧乌龙·····	171

第二十七回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春帆开协议黑眚临头·····	178
第二十八回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	187
第二十九回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逋客·····	195
第三十回	白水滩名伶掷帽 青阳港好鸟离笼·····	203
第三十一回	抔云搓雨弄神女阴符 瞞凤栖鸾惹英雄雌决斗·····	211
第三十二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219
第三十三回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谋革命举义广东城·····	227
第三十四回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236
第三十五回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 ·····	245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金殿才人，平康佳丽，间气钟情吴苑。轺轩西展，遽瞒着灵根，暗通瑶怨。孽海飘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群龙九馗宵战，值钧天烂醉，梦魂惊颤。虎神营荒，鸾仪殿辞，输尔外交纤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

却说自由神，是那一位列圣？敕封何朝？铸像何地？说也话长。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波未辟，麦折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乐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丽，花木美秀；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气，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命运，什么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乐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咦，咦，咦！原来这孽海和奴乐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瀚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

信，特地赶到上海来，要想侦探侦探奴乐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雾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像没事的一般，依然又麻雀，打野鸡，安凯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忽见几个神色仓皇、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要不保了！”正嚷着，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爱自由者听了，猛吃一惊，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快！不知不觉立了起来，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个所在，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山作黄金色，水流乳白香，几十座玉宇琼楼，无量数瑶林琪树，正是华丽境域，锦绣山河，好不动人歆羡呀！只是空荡荡、静悄悄没个人影儿。爱自由者走到这里，心里一动，好像曾经到过的。正在徘徊不舍，忽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越近了，到得门前，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隔帘望去，隐约看见中间好像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还是陈后主的玉树花呢？但觉春光澹宕，香气氤氲，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爱自由者心想，远观不如近睹，放着胆把帘子一掀，大踏步走进一看，那里有什么花，倒是个螭首蛾眉、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爱自由者顿吓一跳，忙要退出，忽听那美人唤道：“自由儿，自由儿，奴乐岛奇事发现，你不是要侦探么？”爱自由者忽听“奴乐岛”三字，顿时触着旧事，就停了脚，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那美人笑道：“咳，你疯了，那里有什么奴乐岛来！”爱自由者愕然道：“没有这岛吗？”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那一处不是奴乐岛呢？”说着，手中擎着一卷纸，郑重的亲自递与爱自由者。爱自由者不解缘故，展开一看，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还有一半记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写了出来。正写着，忽然把笔一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嚣然自号着小说王，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正是：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列位不嫌烦絮，看他逐回道来。

第二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话说大清朝应天承运，奄有万方，一直照着中国向来的旧制，因势利导，果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列圣相承，绳绳继继，正是说不尽的歌功颂德，望日瞻云。直到了咸丰皇帝手里，就是金田起义，扰乱一回，却依然靠了那班举人、进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勋，拼着数十年汗血，斫着十几万头颅，把那些革命军扫荡得干干净净。斯时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乱戡平，普天同庆，共道大清国万年有道之长。这中兴圣主同治皇帝，准了臣子的奏章，谕令各省府县，有乡兵团练平乱出力的地方，增广了几个生员；受战乱影响，及大兵所过的地方，酌免了几成钱粮。苏、松、常、镇、太几州，因为赋税最重，恩准减漕，所以苏州的人民，尤为涕零感激。却好戊辰会试的年成又到了，本来一般读书人，虽在乱离兵燹，八股八韵，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是不肯丢掉，况当歌舞河山、拜扬神圣的时候呢！果然，公车士子，云集辇毂，会试已毕，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头丧气，襆被出都，过了芦沟桥，渡了桑乾河，少不得洒下几点穷愁之泪；那中试的进士，却是欣欣向荣，拜老师、会同年、团拜请酒，应酬得发昏。又过了殿试，到了三月过后，胪唱出来：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黄文载，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名状元是谁呢？却是姓金名沟，是江苏吴县人。我想列位国民，没有看过《登科记》，不晓得状元的出色价值。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培根、法国的卢骚呢？

话且不表。单说苏州城内玄妙观，是一城的中心点，有个雅聚园茶坊，一天，有三个人在那里同坐在一个桌子喝茶；一个有须的老者，姓潘，名曾奇，号胜芝，是苏州城内的老乡绅；一个中年长龙脸的，姓钱，名端敏，号唐卿，是个墨裁高手；下首坐着的是小圆脸，姓陆，名叫仁祥，号萃如，殿卷白折极有工夫。这三个都是苏州有名的人物。唐卿已登馆选，萃如还是孝廉。那时三人正讲得入港。潘胜芝开口道：“我们苏州人，真正难得！本朝开科以来，总共九十七个状元，江苏倒是五十五个。那五十五个里头，我苏

州城内，就占了去十五个。如今那圆峤巷的金雯青，也中了状元了，好不显焕！”钱唐卿接口道：“老伯说的东吴文学之邦，状元自然是苏州出产，而且据小侄看来，苏州状元的盛衰，与国运很有关系。”胜芝愕然道：“倒要请教。”唐卿道：“本朝国运盛到乾隆年间，那时苏州状元，亦称极盛：张书勋同陈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轩，都是两科蝉联；中间钱湘舲遂三元及第。自嘉庆手里，只出了吴廷琛、吴信中两个。幸亏得十六年辛未这一科，状元虽不是，那榜眼、探花、传胪都在苏州城里，也算一段佳话。自后道光年代，就只吴钟骏崧甫年伯，算为前辈争一口气，下一粒读书种子。然而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于咸丰手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一发荒唐了，索性脱科了。”那时候唐卿说到这一句，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摇了摇头，接着说道：“那时候世叔潘八瀛先生，中了一个探花，从此以后，状元鼎甲，《广陵散》绝响于苏州。如今这位圣天子中兴有道，国运是要万万年，所以这一科的状元，我早决定是我苏州人。”葦如也附和着道：“吾兄说的话真关着阴阳消息，参伍天地。其实我那雯青同年兄的学问，实在数一数二！文章书法是不消说；史论一门，纲鉴熟烂，又不消说；我去年看他在书房里校部《元史》，怎么奇渥温、木华黎、秃秃等名目，我懂也不懂。听他说得联翩翩翩，好像洋鬼子话一般。”胜芝正色道：“你不要瞎说，这不是洋鬼子话。这大元朝仿佛听得说就是大清国。你不听得，当今亲王大臣，不是叫做僧格林沁、阿拉喜崇阿吗？”胜芝正欲说去，唐卿忽望着外边叫道：“肇廷兄！”大家一齐看去，就见一个相貌很清瘦、体段很伶俐的人，眯缝着眼，一脚已跨进园来；后头还跟着个面如冠玉、眉长目秀的书生。葦如也就半抽身，佝着腰，招呼那书生道：“怎么珏斋兄也来了！”肇廷就笑咪咪的低声接说道：“我们是途遇的，晓得你们都在这里，所以一直找来。今儿晚上谢山芝在仓桥浜梁聘珠家替你饯行，你知道吗？”葦如点点头道：“还早哩。”说着，就拉肇廷朝里坐了。唐卿也与珏斋并肩坐了，不知讲些什么，忽听“饯行”两字，就回过头来对葦如道：“你要上那里去？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葦如道：“不过上海罢了。前日得信，雯青兄请假省亲，已回上海，寓名利栈，约兄弟去游玩几天。从前兄弟进京会试，虽经过几次，闻得近来一发繁华，即如苏州开去大章，大雅之昆曲戏园，生意不恶；而丹桂茶园、金桂轩之京戏亦好。京菜有同兴、同新，徽菜也有新新楼、复新园。若英法大餐，则杏花楼、同香楼、一品香、一家春，尚不曾请教过。”珏斋插口道：“上海虽繁华世界，究竟五方杂处，所住的无非江湖名士。即如写字的莫友芝，画画的汤璦伯，非不洛阳纸贵，名震一时，总嫌带着江湖气。比到我们苏府里姚凤生的楷书，

杨咏春的篆字，任阜长的画，就有雅俗之分了。”唐卿道：“上海印书叫做什么石印，前天见过得本《直省闾墨》，真印得纸墨鲜明，文章就分外觉得好看，所以书本总要讲究版本。印工好，纸张好，款式好，便是书里面差一点，看着总觉豁目爽心。”那胜芝听着这班少年谈得高兴，不觉也忍不住，一头拿着只瓜楞茶碗，连茶盘托起，往口边送，一面说道：“上海繁华总汇，听说宝善街，那就是前明徐相国文贞之墓地。文贞为西法开山之祖，而开埠以来，不能保其佳城石室，曾有人做一首《竹枝词》吊他道：‘结伴来游宝善街，香尘轻软印弓鞋。旧时相国坟何在？半属民廛半馆娃。’岂不可叹呢！”肇廷道：“此刻雯青从京里下来，走的早道呢，还是坐火轮船呢？”萃如道：“是坐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胜芝道：“说起轮船，前天见张新闻纸，载着各处轮船进出口，那轮船的名字，多借用中国地名人名，如汉阳、重庆、南京、上海、基隆、台湾等名目；乃后头竟有更诧异的，走长江的船叫做‘孔夫子’。”大家听了愕然，既而大笑。言次，太阳冉冉西沉，暮色苍然了。胜芝立起身来道：“不早了，我先失陪了。”道罢，拱手别去。肇廷道：“萃如，聘珠那里你到底去不去？要去，是时候了。”萃如道：“可惜唐卿、珏斋从来没开过戒，不然岂不更热闹吗？”肇廷道：“他们是道学先生，不教训你两声就够了，你还想引诱良家子弟，该当何罪！”原来这珏斋姓何，名太真，素来欢喜讲程、朱之学，与唐卿至亲，意气也很相投，都不会寻花问柳，所以肇廷如此说着。当下唐卿、珏斋都笑了一笑，也起身出馆，向着萃如道：“见了雯青同年，催他早点回来，我们都等着哩！”说罢，扬长而去。

肇廷、萃如两人步行，望观西直走，由关帝庙前，过黄鹂坊桥。忽然后面来了一肩轿子，两人站在一面让他过去。谁知轿子里面坐着一个丽人，一见肇廷、萃如，就打着苏白招呼道：“顾老爷，陆老爷，从啥地方来？谢老爷早已到倪搭，请哕笃就去吧！”说话间，轿子如飞去了。两人都认得就是梁聘珠，因就弯弯曲曲，出专诸巷，穿阊门大街，走下塘，直访梁聘珠书寓。果然，山芝已在，看见顾、陆两人，连忙立起招呼。肇廷笑道：“大善士发了慈悲心，今天来救大善女的急了。”说时，恰聘珠上来敬瓜子，萃如就低声凑近聘珠道：“耐阿急弗急？”聘珠一扭身放了盆子，一屁股就坐下道：“瞎三话四，倪弗懂个。”你道肇廷为什么叫山芝大善士？原来山芝名介福，家道尚好，喜行善举，苏州城里有谢善士之名。当时大家大笑。萃如回过头来，见尚有一客坐在那里，体雄伟而不高，面团圪而发亮，十分和气，一片志诚，年纪约三十许，看见顾、陆两人，连忙满脸堆笑的招呼。山芝就道：“这位是常州成木生兄，昨日方由上海到此。”彼此都见了，正欲坐定，

相帮的喊道：“贝大人来了！”葦如抬头一看，原来是认得的常州贝效亭名佑曾的，曾经署过一任直隶臬司，就是火烧圆明园一役，议和里头得法，如今却不知为什么弃了官回来了，却寓居在苏州。于是大家见了，就摆起台面来，聘珠请各人叫局。葦如叫了武美仙，肇廷叫了诸桂卿，木生叫了姚韵初。山芝道：“效亭先生叫谁？”效亭道：“闻得有一位杭州来的姓褚的，叫什么爱林，就叫了他吧。”山芝就写了。葦如道：“说起褚爱林，有些古怪，前日有人打茶围，说他房内备着多少箏、琵琶、箫、笛，夹着多少碑、帖、书、画，上有名人珍藏的印；还有一样奇怪东西，说是一个玉印，好像是汉朝一个妃子传下来的。看来不是旧家落薄，便是个逃妾哩！”肇廷道：“莫非是赵飞燕的玉印吗？那是龚定庵先生的收藏。定公集里，还有四首诗记载此事。”木生道：“先两天，定公的儿子龚孝琪，兄弟还在上海遇见。”效亭道：“快别提这人，他是已经投降了外国人了。”山芝道：“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投降呢？总是外国人许了他重利，所以肯替他做向导。”效亭道：“倒也不是。他是脾气古怪，议论更荒唐。他说这个天下，与其给本朝，宁可赠给西洋人。你想这是什么话？”肇廷道：“这也是定公立论太奇，所谓其父报仇，其子杀人。古人的话到底不差的。”木生道：“这种人不除，终究是本朝的大害！”效亭道：“可不是么！庚申之变，亏得有贤王留守，主张大局。那时兄弟也奔走其间，朝夕与英国威妥玛磋磨，总算靠着列祖列宗的洪福，威酋答应了赔款通商，立时退兵。否则，你想京都已失守了，外省又有太平军，糟得不成样子，真正不堪设想！所以那时兄弟就算受点辛苦，看着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想来还算值得。”山芝道：“如此说来，效翁倒是本朝的大功臣了。”效亭道：“岂敢！岂敢！”木生道：“据兄弟看来，现在的天下虽然太平，还靠不住。外国势力日大一日，机器日多一日；轮船铁路、电线枪炮，我国一样都没有办，那里能够对付他！”正说间，诸妓陆续而来。五人开怀畅饮，但觉笙簧暖，玉笑珠香，不消备述，众人看着褚爱林面目，煞是风韵，举止亦甚大方，年纪二十余岁。问她来历，只是笑而不答，但晓得她同居姊妹尚有一个姓汪的，皆从杭州来苏。遂相约席散，至其寓所。不一会，各妓散去，钟敲十二下，山芝、效亭、肇廷等自去访褚爱林。葦如以将赴上海，少不得部署行李，先唤轿班点灯伺候，别着众人回家。话且不提。

却说金殿撰请假省亲，趁着飞似海马的轮船到上海，住名利栈内，少不得拜会上海道、县及各处显官，自然有一番应酬，请酒看戏，更有一班同乡都来探望。一日，家丁投进帖子，说冯大人来答拜。雯青看着是“冯桂芬”三字，即忙立起身，说：“有请。”家丁扬着帖子，走至门口，站在一旁，将

门帘擎起。但见进来一个老者，六十余岁光景，白须垂颌，两目奕奕有神，背脊微伛，见着雯青，即呵呵作笑声。雯青赶着抢上一步，叫声景亭老伯，作下揖去。见礼毕，就坐，茶房送上茶来。两人先说些京中风景。景亭道：“雯青，我恭喜你飞黄腾达。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昔孔子翻百二十国之宝书，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我却晓得去年三月，京里开了同文馆，考取聪俊子弟，学习推步及各国语言。论起‘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道理，这是正当办法，而廷臣交章谏阻。倭良峰为一代理学名臣，而亦上一疏。有个京官抄寄我看，我实在不以为然。闻得近来同文馆学生，人人叫他洋翰林、洋举人呢。”雯青点头。景亭又道：“你现在清华高贵，算得中国第一流人物。若能周知四国，通达时务，岂不更上一层楼呢！我现在认得一位徐雪岑先生，是学贯天人、中西合撰的大儒。一个令郎，字忠华，年纪与你不相上下，并不考究应试学问，天天是讲着西学哩！”雯青方欲有言，家丁复进来道：“苏州有位姓陆的来会。”景亭问是何人，雯青道：“大约是蕙如。”果然走进来一位少年，甚是英发，见二人，即忙见礼，坐定，茶房端上茶来。彼此说了些契阔的话，无非几时动身，几时到埠，晓得蕙如住在长发栈内。景亭道：“二位在此甚好，闻得英领事署后园有赛花会，照例每年四月举行，西洋各国琪花瑶草摆列不少，很可看看。我后日来请同去吧。”端了茶，喝着二口，起身告辞。

二人送景亭出房，进来重叙寒暄，谈及游玩。雯青道：“静安寺、徐家汇花园已经游过，并不见佳，不如游公家花园。你可在此用膳，膳后叫部马车同去。”蕙如应允。雯青遂吩咐开膳，一面关照帐房，代叫皮篷马车一部。二人用膳已毕，洗脸漱口。茶房回说，马车已在门口伺候。雯青在身边取出钥匙，开了箱子，换出一身新衣服穿上，握了团扇，让蕙如先出；锁了房门，嘱咐了家丁及茶房几句，将钥匙交代帐房，出门上了马车。那马夫抖勒缰绳，但见那匹阿剌伯黄色骏马四蹄翻盏，如飞的望黄浦滩而去。沿着黄浦滩北直行，真个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但见黄浦内波平如镜，帆樯林立。猛然抬头，见着戈登铜像，矗立江表；再行过去，迎面一个石塔，晓得是纪念碑。二人正谈论，那车忽然停住。二人下车，入园门，果然亭台清旷，花木珍奇。二人坐在一个亭子上，看着出入的短衣硬领、细腰长裙、团扇轻衫、靓妆炫服的中西士女。正在出神，忽见对面走进一个外国人来，后头跟着一个中国人，年纪四十余岁，两眼如玛瑙一般，颌上微须亦作黄色，也坐在亭

子内。两人咕咧呱啰，说着外国话。雯青、葦如茫然不知所谓。俄见夕阳西颓，林木掩映，二人徐步出门，招呼马车，仍沿黄浦滩进大马路，向四马路兜个圈子，但见两旁房屋尚在建造。正欲走麦家圈、过宝善街，忽见雯青的家丁拿着一张请客票头，招呼道：“薛大人请老爷即在一品香第八号大餐。”雯青晓得是无锡薛淑云请客，遂也点头。葦如自欲回栈，在棋盘街下车。雯青一人出棋盘街，望东转弯，到一品香门前停住上楼。楼下按着电铃，侍者上来问过，领到八号。淑云已在，起身相迎。座间尚有五位，各各问讯。一位吕顺斋，甘肃遵义廪贡生，上万言书，应诏陈言，以知县发往江苏候补。那三个是崇明李台霞，名葆丰；丹徒马美菽，名中坚；嘉应王子度，名恭宪；皆是学贯中西。还有一位无锡徐忠华，就是日间冯景亭先生所说的人。各道久仰，坐定，侍者送上菜单，众人点讫；淑云更命开着大瓶香宾酒，且饮且谈。忽然门外一阵皮靴声音，雯青抬头一看，却是在公园内见着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望里面走去。淑云指着那中国人道：“诸君认得此人吗？”皆道不知。淑云道：“此人即龚孝琪。”顺斋道：“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儿子吗？”淑云道：“正是。他本来不识英语，因为那威妥玛要读中国《汉书》，请一人去讲，无人敢去，孝琪遂挺身自荐，威酋甚为信用。听得火烧圆明园，还是他的主张哩！”美菽道：“那外国人我虽不晓得名字，但认得是领事馆里人。”淑云道：“那孝琪有两个妾，在上海讨的，宠夺专房。孝琪有所著作，一个磨墨，一个画红丝格，总算得清才艳福。谁知正月里那二妾忽然逃去一双，至今四处访查，杳无踪迹，岂不可笑呢。”众人正谈得高兴，忽然门外又走过一人，向着八号一张。顺斋立起来，与那人说话。这人一来，有分教：裙屐招邀，江上相逢名士；江湖落拓，世间自有奇人。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却说薛淑云请雯青在一品香大餐，正在谈着，门外走过一人。顺斋见了立起身来，与他说话。说毕，即邀他进来。众人起身让坐，动问姓名，方晓得是姓云，字仁甫，单名一个宏字，广东人，江苏候补同知，开通阔达，吐属不凡。席间，众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想得出神，侍者送上补丁，没有看见，众人招呼他，方才觉着。匆匆吃毕，复用咖啡。侍者送上签字单，淑云签毕，众人起身道扰各散。雯青坐着马车回寓，走进寓门，见无数行李堆着一地。尚有两个好象家丁模样，打着京话，指挥众人。雯青走进账房，取了钥匙，因问这行李的主人。账房启道：“是京里下来，听得要出洋的，这都是随员呢。”雯青无话，回至房中，一宿无语。次早起来，要想设席回敬了淑云诸人。梳洗过后，更找葦如，约他同去。晚间在一家春请了一席大餐。自后，彼此酬酢了数日，吃了几台花酒，游了一次东洋茶社，看了两次车利尼马戏。

一日，果然领事馆开赛花会。雯青、葦如坐着马车前去，仍沿黄浦滩到汉璧礼路，就是后园门口，见门外立着巡捕四人，草地停着几十辆马车，有西人上来问讯。二人照例各输了洋一元，发给凭照一纸，迤迤进门，踏着一片绿云细草，两旁矮树交叉，转过数弯，忽见洋楼高耸，四面铁窗洞开，有多少中西人倚着眺望。楼下门口，青漆铁栏杆外，复靠着数十辆自由车。走进门来，脚下法兰西的地毯，软软的足有二寸多厚。举头一望，但见高下屏山，列着无数中外名花，诡形殊态，盛着各色磁盆，列着标帜，却因西字，不能认识。内有一花，独踞高座，花大如斗，作浅杨妃色，娇艳无比。粉须四垂如流苏，四旁绿叶，仿佛车轮大小，周围护着。四围小花，好象承欢献媚，服从那大花的样子。问着旁人，内中有个识西字的，道是维多利亚花，以英国女皇的名字得名的。二人且看中国各花，则扬州的大红牡丹最为出色，花瓣约有十余种，余外不过兰蕙、蔷薇、玫瑰等花罢了。尚有日本的樱花，倒在酣艳风流，独占一部。走过屏山背后，看那左首，却是道螺旋的扶

梯。二人移步走上，但见士女满座，或用洋点，或用着咖啡；却见台霞、美菽也在，同着两个老者，与一个外国人谈天。见了雯青等起身让坐。各各问讯，方晓得这外国人名叫傅兰雅，一口好中国话。两位老者，一姓李，字任叔；一即徐雪岑。二人坐着，但听得远远风琴唱歌，歌声幽幽扬扬，随风吹来，使人意远。雪岑问着傅兰雅：“今天晚上有跳舞会吗？”傅兰雅道：“领事下帖请的，约一百余人，贵国人是请着上海道、制造局总办，又有杭州一位大富翁胡星岩。还有两人，说是贵国皇上钦派出洋，随着美国公使蒲安臣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事件的，要定香港轮船航日本，渡太平洋，先到美国。那两人一个是道员志刚，一个是郎中孙家谷。这是贵国第一次派往各国的使臣，前日才到上海，大约六月起程。”雯青听着，暗忖：怪道刚才栈房里来许多官员，说是出洋的。心里暗自羡慕。说说谈谈，天色已晚，各自散去。

流光如水，已过端阳，雯青就同着葦如结伴回苏。衣锦还乡，原是人生第一荣耀的事，家中早已挂灯结彩，鼓吹喧阗，官场卤簿，亲朋轿马，来来往往，把一条街拥挤得似人海一般。等到雯青一到，有挨着肩攀话的，有拦着路道喜的，从未认识的故意装成热络，一向冷淡的格外要献殷勤，直将雯青当了楚霸王，团团围在垓下。好容易左冲右突，杀开一条血路，直奔上房，才算见着了老太太赵氏和夫人张氏。自然笑逐颜开，阖家欢喜。正坐定了讲些别后的事情，老家人金升进来回道：“钱老爷端敏，何老爷太真，同着常州才到的曹老爷以表，都候在外头，请老爷出去。”雯青听见曹以表和唐卿、珏斋同来，不觉喜出望外，就吩咐金升请在内书房宽坐。原来雯青和曹以表号公坊的，是十年前患难之交，连着唐卿、珏斋，当时号称“海天四友”。你道这个名称因何而起？当咸丰末年，庚申之变，和议新成，廷臣合请回銮的时代，要安抚人心，就有举行顺天乡试之议。那时苏、常一带，虽还在太平军掌握，正和大清死力战争，各处缙绅士族，还是流离奔避。然科名是读书人的第二生命，一听见了开考的消息，不管多垒四郊，总想及锋一试。雯青也是其中的一个，其时正避居上海，奉了赵老太太的命，进京赴试。但最为难的，是陆路固然阻梗，轮船尚未通行，只有一种洋行运货的船，名叫甲板船，可以附带载客。雯青不知道费了多少事，才定妥了一只船。上得船来，不想就遇见了唐卿、珏斋、公坊三人。谈起来，既是同乡，又是同志，少年英俊，意气相投，一路上辛辛苦难，互相扶助，自然益发亲密，就在船上订了金兰之契。后来到了京城，又合了几个朋友，结了一个文社，名叫“含英社”，专做制艺工夫，逐月按期会课。在先不过预备考试，

鼓励鼓励兴会罢了。那里晓得正当大乱之后，文风凋敝，被这几个优秀青年，各逞才华，大放光彩，忽然震动了京师。一艺甫就，四处传抄，含英社的声誉一天高似一天。公车士子人人模仿，差不多成了一时风尚。曹公坊在社中尤为杰出，他的文章和别人不同，不拿时文来做时文；拿经史百家的学问，全纳入时文里面，打破有明以来江西派和云间派的门户，独树一帜。有时朴茂峭刻，像水心陈碑；有时宏深博大，如黄冈石台。龚和甫看了，拍案叫绝道：“不想天、崇、国初的风格，复见今日！”怂恿社友把社稿刊布。从此，含英社稿不胫而走，风行天下。和柳屯田的词一般。有井水处，没个不朗诵含英社稿的课艺，没个不知曹公坊的名字。不上几年，含英社的社友个个飞黄腾达，入鸾掖，占鳌头，只剩曹公坊一人向隅，至今还是个国学生，也算文章憎命了！可是他素性淡泊，功名得失毫不在意，不忍违背寡母的期望，每逢大比年头，依然逐队赴考。这回听见雯青得意回南，晓得不久就要和唐卿、珏斋一同挈眷进京，不觉动了燕游之兴，所以特地从常州赶来，借着替雯青贺喜为名，顺便约会同行，路上多些伙伴，就先访了唐卿、珏斋，一齐来看雯青。当下雯青十分高兴的出来接见，三人都给雯青致贺。雯青谦逊了几句。钱、何两人相离未久，公坊却好多年不见了，说了几句久别重逢的话，招呼大家坐下。书僮送上茶来。雯青留心细看公坊，只见他还是胖胖的身干，阔阔儿的脸盘，肤色红润，眉目清疏，年纪约莫三十来岁，并未留须，披着一件蔦旧白纱衫，罩上天青纱马褂，摇着脱雕雕翎扇；一手握着个白玉鼻烟壶，一坐下来不断的闻，鼻孔和上唇全沾染着一搭一搭的虎皮斑，微笑的向雯青道：“这回雯兄高发，不但替朋侪吐气，也是令桑梓生光！捷报传来，真令人喜而不寐！”雯青道：“公坊兄，别挖苦我了！我们四友里头，文章学问，当然要推你做龙头，弟是焚尾。不料王前卢后，适得其反；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厚颜者还不止弟一人呢！”就回顾唐卿道：“不是弟妄下雌黄，只怕唐兄印行的《不息斋稿》，虽然风行一时，决不能望《五丁阁稿》的项背哩！”唐卿道：“当今讲制义的，除了公坊的令师潘止韶先生，还有谁能和他抗衡呢？”于是大家说得高兴，就论起制义的源流，从王荆公、苏东坡起，以至江西派的章、马、陈、艾，云间派的陈、夏、两张，一直到清朝的熊、刘、方、王，龙脊虎脊，下及咸、同墨卷。公坊道：“现在大家都喜欢骂时文，表示他是通人，做时文的叫时文鬼。其实时文也是散文的一体，何必一笔抹倒！名家稿子里，尽有说理精粹，如周、秦诸子；言情悱恻，如魏、晋小品，何让于汉策、唐诗、宋词、元曲呢！”珏斋道：“我记得道光间，梁章钜仿诗话的例，做过一部《制义丛话》，把制义的源流派别，

叙述得极翔实；钱梅溪又仿《唐文粹》例，把历代的行卷房书，汇成了一百卷，名叫《经义》，最可惜不曾印行。这些人都和公坊的见解一样。”唐卿道：“制义体裁的创始，大家都说是荆公，其实是韩愈。你们不信，只把《原毁》一篇细读一下。”一语未了，不防葦如闯了进来喊道：“你们真变了考据迷了，连敲门砖的八股，都要详征博引起来，只怕连大家议定今晚在褚爱林家公分替雯兄接风的正事倒忘怀了。”唐卿道：“啊呀，我们一见公坊，只顾讲了八股，不是葦兄来提，简直忘记得干干净净！”雯青现出诧异的神情道：“唐兄和珏兄向不吃花酒，怎么近来也学时髦？”公坊道：“起先我也这么说，后来才知道那褚爱林不是平常应征的俗妓，不但能唱大曲，会填小令，是板桥杂记里的人物，而且妆阁上摆满了古器、古画、古砚，倒是个女赏鉴家呢！所以唐兄和珏兄，都想去看看，就发起了这一局。”珏斋道：“只有我们四个人作主人，替你洗尘，不约外客，你道何如？”雯青道：“那褚爱林不就是龚孝琪的逃妾，你在上海时和我说过他，现住在三茅阁巷的吗？”葦如点头称是。雯青道：“我一准去！那么现在先请你们在我这里吃午饭，吃完了，你们先去；我等家里的客散了，随后就来。”说着，吩咐家人，另开一桌到内书房来，让钱、何、曹、陆四人随意的吃，自己出外招呼贺客。不一会，四人吃完先走了。

这里雯青直到日落西山，才把那些蜂屯蚁聚的亲朋支使出了门，坐了一肩小轿，向三茅阁巷褚爱林家而来。一下轿，看看门口不像书寓，门上倒贴着“杭州汪公馆”五个大字的红门条。正趑趄着脚，早有个相帮似的掌灯候着，问明了，就把雯青领进大门，在夜色朦胧里，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径，两边还隐约看见些湖石砌的花坛，杂蒨了一丛丛的灌木草花，分明像个园林。石径尽处，显出一座三间两厢的平屋，此时里面正灯烛辉煌，人声嘈杂。雯青跟着那人跨进那房中堂，屋里面高叫一声：“客来！”下首门帘揭处，有一个靓妆雅服二十来岁的女子，就是褚爱林，满面含笑的迎上来。雯青瞥眼一看，暗暗吃惊，是熟悉的面庞；只听爱林清脆的声音道：“请金大人房里坐。”那口音益发叫雯青迷惑了。雯青一面心里暗忖爱林在那里见过，一面进了房。看那房里明窗净几，精雅绝伦，上面放一张花梨炕，炕上边挂一幅白描董双成像，并无题识，的是苑画。两边蟠曲玲珑的一堂树根椅几，中央一个紫榆云石面的百龄台，台上正陈列着许多铜器、玉件、画册等。唐卿、珏斋、公坊、葦如都围着在那里一件件的摩挲。珏斋道：“雯青，你来看看，这里的東西都不坏！这癸猷觚、父丁爵，是商器；方鼎籒古亦佳。”唐卿道：“就是汉器的楸豆、鸿嘉鼎，制作也是工细无匹。”公坊道：“我倒